

展望

九十年代的美国

〔美〕安奈利斯·安德森 主编
丹尼斯·L·巴克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展望九十年代的美国

〔美〕 安奈利斯·安德森 主编
丹 尼 斯·L·巴克

贾继锋 等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北京·1991

(京)新登字028号

THINKING ABOUT AMERICA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1990s

根据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出版社
1988年版本译出

展望九十年代的美国

〔美〕安奈利斯·安德森 主编
丹尼斯·L·巴克

贾继锋 等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建国门内大街5号)

新华书店经销·一二〇二工厂印刷

850×1168 1/32开本 9.5印张 247千字

1991年11月第一版 1991年11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0001—3300

定价：4.80元

ISBN 7-80050-225-2/D·40

(内部发行)

译者的说明

1989年，上海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名誉总干事、前上海市长汪道涵同志交给我们这本美国刚出版的新书《展望九十年代的美国》(Thinking about America)，这是美国最著名的研究机构之一——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于1988年组织撰写的著作。参加撰文的均为当今美国学术界的权威学者及各界知名人士，包括四位前任总统，他们就美国的发展提出了独到的见解。该研究所于80年代初也曾组织撰写了对80年代美国的思考，引起世界各国的注目。这本书也同样以其强大的作者阵容和广泛的思想指导性而为各国所关注。

本书内容广泛，几乎涵盖了美国政治、经济、国防、社会、文化、教育等一切重大领域。全书分四大部分。第一部分概述美国的外交政策和国家安全。从美国的国家利益出发，分别就世界各大区域及重要国家的政治、经济变化进行了分析，并提出美国在这些地区、国家所应采取的政策。第二部分是与美国有关的若干重要的国际经济问题，如世界范围内产生的市场经济的发展与完善，技术革命与社会制度和国际格局的关系，金融援助、贸易等经济手段对国家安全的作用，贸易保护主义的兴起与美国的对策等。第三部分是美国的国内政策与国家目标，着重分析美国的财政、税收、货币政策、社会保障、教育改革、人口政策、法律制度、以及美国的城市发展问题，几乎囊括了当前美国所面临的所有重大问题。第四部分是有关美国未来发展的深远思考，对当今世界发展的潮流作了有深度的分析，特别是对新资本主义、计划与市场、国际稳定、民主政治、美国政策制定等重大问题进行

了多侧面的探讨，反思了80年代以来影响美国政策制定的各种思潮，为90年代美国政策的出台提供了思想基础。

这本书主要反映了美国保守派的思想观点，堪称聚其学术界之精华，集其政策思想之大成，不但是研究美国问题的学者必读书，也是研究国际问题的学者专家以及一切关心世界时事的人士的重要参考书。

汪道涵同志希望我们尽早将此书译成中文介绍给有关研究者作参考。在各方面的支持下，本书很快译毕并拟由某出版社出版，但后来因故未成。此后一年来，世界经历了苏联东欧的剧烈动荡、海湾战争的冲击以及德国统一、欧洲力量重组等巨大的变动，国际新秩序的重建已成迫在眉睫的大事，世界各国都在为此努力并谋求对本国有利的地位。我们重阅此书，仍然深感其中绝大部分内容对于我们的研究和决策工作有着重大的参考价值，对于理解在美国占主导地位的保守思潮，洞察美国的全球战略，分析美国的政策走向，以及了解美国社会存在的问题，都有着极其独特的价值。承蒙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及该社张星同志的大力支持，我们将此书重新加以编译，删去了附录和注释，摘取书中的精华部分，编成这本缩译本，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

书中作者所持的立场与我们截然不同，对其中的论点，我们相信读者自有批判鉴别的能力。

参加本书编译工作的有（按姓氏笔划排列）：王志平、王寅通、王建华、加强、朱达、庄凤鸣、李燕、陈余德、陈建勋、周瑞庆、吴伟卿、林益彬、金芳、张建、贺晓琴、姚勤、徐本豪、奚方、凌宏恩、银红雨、傅念祖、潘明、潘德洪。译文由王志平、王寅通、贾继锋校正，最后由贾继锋负责统稿。在此我们谨向所有参加本书工作的同志及支持我们工作的出版社表示诚挚的谢意。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中心

一九九一年四月

目 录

第一部分 外交政策与国家安全

1. 一个崭新的美国……………理查德·尼克松 (1)
2. 威慑·防务·还是裁军
——条条道路通稳定……………爱德华·泰勒 (13)
3. 战略威慑、防御与军备
控制……………威廉·R·克利夫 (20)
4. 苏联: 体制的危机和变化
的前景……………亨利·S·罗恩 (26)
约翰·B·邓洛普
5. 西方在俄国历史研究方面遇到的困难
——1976年在胡佛
研究所的讲演……………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 (33)
6. 大陆中国进行新的社会
主义长征……………雷蒙·H·迈尔斯 (36)
7. 放眼中东……………菲利普·C·哈比卜 (42)
8. 中东的战略趋势与
冲突模式……………阿维格多·哈赛尔考恩 (50)
9. 拉丁美洲与加勒比地区
——邻居和朋友?……………罗伯特·韦森 (57)
10. 欧洲, 美国的遗产?……………丹尼斯·L·巴克 (63)
11. 太平洋地区……………里查德·V·艾伦 (68)
12. 非洲的希望……………彼得·杜伊格南 (75)
13. 苏联在国际上的影响……………里查德·F·斯塔 (83)

14. 未来十年的国防卡斯珀·W·温伯格 (87)

第二部分 国际经济问题

15. 市场力量的兴起查尔斯·小沃尔夫 (95)

16. 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下的
 技术变革 内森·罗森伯格 (101)

17. 对东方集团的金融资助
 罗杰·W·小罗宾逊 (107)

18. 贸易、债务与国家安全
 劳伦斯·J·布雷纳德 (115)

19. 对外援助、保护主义和
 国家安全梅尔文·克劳斯 (120)

20. 世界农业的矛盾D. 盖尔·约翰逊 (128)

第三部分 国内政策与国家目标

21. 九十年代的宪法必须履行的责任
 ——保障一个自由、
 兴旺的经济法律秩序 詹姆斯·M·布坎南 (135)

22. 如果不会预算，
 你如何能执政?阿伦·怀尔达夫斯基 (141)

23. 九十年代的财政赤字
 ——两种预算报告约翰·F·科根 (147)

24. 九十年代的税收政策
 ——办理未完成的事务查尔斯·E·麦克卢尔 (153)

25. 有效、公平的九十年代
 税收 罗伯特·E·霍尔 (158)
 阿尔文·拉布什卡

26. 美国制度下货币政策
 的作用托马斯·J·萨金特 (165)

27. 调节，重新调节，抑或减少调节?
 ——九十年代的课题托马斯·凯尔·穆尔 (170)

28. 老龄化问题：社会
保障和医疗丽塔·里卡多·坎贝尔 (176)
29. 贫困问题：计划与政策琼·奥尼尔 (182)
30. 劳动市场与国际竞争
..... 爱德华·P·拉齐尔 (188)
31. 教育能改革吗？
..... 杰拉尔德·A·多尔夫曼 (194)
32. 移民政策安奈利斯·安德森 (199)
33. 投他人一票——美国
近年政策的反直观性西摩·马丁·李普西 (204)
34. 展望九十年代的城市安德鲁·扬 (210)
35. 刑事审判
——一项紧要的公共对策埃德温·米斯 (218)

第四部分 哲学透视、和平、繁荣与自由

36. 一个哲学性的透视悉尼·霍克 (225)
37. 世事的潮流米尔顿·弗里德曼 (235)
罗斯·D·弗里德曼
38. 优惠政策：国际展望
..... 托马斯·索威尔 (244)
39. 论公共道德
..... 詹姆斯·邦德·斯托克代尔 (247)
40. 公共政策与个人性格
..... 詹姆斯·Q·威尔逊 (252)
41. 中央计划：致命的空想 F·A·哈耶克 (259)
42. 新资本主义马丁·安德森 (263)
43. 变革时代的国家胜利与
国际稳定乔治·舒尔茨 (267)
44. 民主社会的情报工作B·R·英曼 (275)
45. 美国政策面临的挑战杰拉尔德·福特 (279)

46. 传统的挑战与新的挑战……………吉米·卡特 (284)
47. 九十年代的美国与世界……………罗纳德·里根 (290)

第一部分：外交政策与国家安全

一个崭新的美国

理查德·尼克松

同多数伟大的历史人物一样，查尔斯·戴高乐具有先知的天赋。他比别人更早就看出希特勒上台所造成的危险，摩托化部队的可畏潜力，1940年战败并蒙受耻辱的法国将以胜利者一方从战争中复兴的可能性。1959年在对华盛顿进行国事访问时，他以高度的洞察力注视着美国政治。1960年总统选举前几个月，他就告诉我：“我并不想干预美国政治，但我对总统候选人的忠告是为‘一个新美国’而进行竞选。”他的话非常正确。作为副总统，我没有去利用这个忠告，似乎这样做会否认艾森豪威尔总统的权威。然而约翰·肯尼迪却大谈这一主题，所以他胜利了。

1988年，我向总统候选人提出了同样的忠告。就象艾森豪威尔总统一样，罗纳德·里根已成为一个非常有名的总统，美国人民一直支持他的领导。他们为今天的美国在国际上挺然而立，在国内享有一个长期的增长和繁荣而高兴，他们敬佩总统恢复世界对美国的尊重和美国尊崇爱国主义的方略。但是美国人从不满足于已有的成功。一个竞选者如果试图仿效罗纳德·里根总统，而且仅仅允诺把他们的政策继续下去，那他就还没有真正进入角色。

建立新美国的号召深深地拨动了美国人的心弦。美国的历史总是平静年代与生气勃勃的变动年代之间的相互交替。但是，比之于现实，平静总是更为表面的现象，有个永不安宁的活力在表层下沸腾着。现状充其量只是前进道路上的一个临时歇脚处——

为迎接新的挑战而暂停下来充实力量。对于一个伟大的国家和伟大的人物，真正的满足不是来自欣赏以往的成就，而恰恰是来自着手进行新的开拓。

我们需要去开启一个新的时代，使美国对下一世纪的领导地位有所准备。没有什么比文明的未来更为性命攸关了。对人类来说，我们的行为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下个世纪，要么是最好的，要么是最差的一个世纪。

没有对我们历史的共同看法，我们自己就不会对我们的未来有真知灼见。尽管某些开国元勋曾经谈论创造“时代的新秩序”，但是，当美国宪法在为未来开创一个新秩序的时候，它却坚定地立足于以往那些古老的原则的基础之上。《独立宣言》和宪法二者都反映了英国哲学家约翰·洛克的思想，正如保罗·爱德华·戈特弗里德作出的评论：“如同洛克的教义影响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那样，其他一些原则（犹太——基督教，古典的甚至是中世纪的原则）则对美国政府的建立和成长作出了贡献。”

开国元勋们自由地借鉴了以往那些伟大的思想家，把那些古老的思想汇集起来，产生出了一个新思想，它超越了以往任何一种思想，或是所有这些思想的总和。他们是理想主义者，但又是极讲求实际的人。他们没有建立一个新的乌托邦的幻觉。他们懂得在人们应该为完美而奋斗时，他们从来不可能希望达到完美，因为他们生活在一个不完美的世界上，那里充斥了不完美的人们。他们懂得，没有实用主义的理想主义毫无用处，而没有理想主义的实用主义毫无意义。他们想要建立一个在其离去之后仍能生存下去的坚实结构，历史上从来不曾有人建立起如此之好的政治结构。

在他们还是革命者的时候，他们已经知道一场激烈的革命会摧毁他们所建设的一切。所以，他们提供了一个能够由和平变化达到革命目标的程序。他们也许没有读过巴鲁克·斯宾诺沙的著作，但他们的所作所为却表明是斯宾诺沙论点的实际运用：“国家

的最终目的不是统治人们，也不是以恐惧限制人们；而是使每个人免于恐惧，可以在充满安全的情况下生活和行动，既不使自己，也不使邻人受到伤害。……国家之目的实是为了实现自由。”他们在颂扬平等概念时，摒弃了强加于平等的任何以牺牲个人自由为代价的制度，而个人自由则是人类创造力不断繁荣的关键所在。

在联邦制度下经历了数年的混乱之后，由于政府过于软弱，人们渴望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政府——一个强得足以保护人民权利而又不至于侵犯人民权利的政府。先驱们有能力去创建一个由三个强有力的部分组成的政府系统：行政、立法和司法，其中每个部分对其他部分的力量构成制约。这些勇于实践的人们受到他们自己所创造的信仰所激发，这种信仰是不可能在文献记载中找到的。他们坚信，他们正在建设的事业，不只是为了他们自己，而且也为了别人；不只是为了他们自己的国家，也是为了其他国家；不只是为了他们的时代，而且也是为了所有的时代。他们并没有狂妄地认为美国已是个世界大国，但他们相信，他们正投身于一项远比自己更伟大的事业。

他们不是没有主见的空想的社会改良家，他们相信道德和精神的价值。他们会被那种似乎主宰今天资本主义世界的哲学所惊呆，今天有如此众多的人们好象仅仅以自私的世俗的和物质主义的价值观为其动力，对这些人来说，唯一的上帝便是金钱。他们是保守派，他们的保守主义蕴含着萌发同情心的因素。

他们渴望美国不仅是一个伟大的国家，而且是一个美好的国家。他们是充满激情的爱国者，但他们知道爱国主义从字面上讲就是热爱祖国。他们盼望自己的国家值得他们去爱。

要了解美国在将来的作用，我们首先必须了解美国在过去已具有的世界影响。我们一直处在人类物质条件的革命性进步的中心，并且常常对近现代的伟大政治和军事斗争具有决定性的影响。但是我们还是一盏思想意识的指路明灯——关于个人、社会

和国家三者之间关系的独一无二哲学的有形化身。

20世纪初期，美国并不是一个世界强国。但是，使美国的制度富有生气的各种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们使我们对世界提供的承诺感到无限的乐观。从我们祖国独立之日起，美国人已经相信，我们所表现的理想主义远比我们自身来得伟大。托马斯·杰弗逊说：“我们的所作所为不仅仅为我们自己，而是为整个人类。”阿伯拉罕·林肯把美国比作“地球的最终、最美好的希望。”

美国人以自己的方式为世界奉献了理想主义，但他们不把理想主义强加于世人。这就是我们的信条。

在1899年，没有人会预料到本世纪前所未有的物质进步提高了各个地方的生活条件，没有人预料到人类可以摧毁原子、探索高层空间、制造计算机；没有人能料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其他一百多次战役中会有一亿人丧失生命；没有人能预料到美国 and 苏联会取代英国、法国和德国而成为世界上最主要的强国；没有人能预料到欧洲的帝国会崩溃、极权的共产主义会统治着世界35%的人口。

我们的潜力似乎是无限的。我们是世界上最强盛、最富裕的国家。我们可以把我们的军事力量派往世界各地，而且，我们可以对当今的重大政治问题施加影响。我们的文化、意识乃至经济和政治体系的国际形象比以往更伟大。

但是，具有讽刺意义的是，一群新的否定论者困扰着当今的美国。他们宣称美国的经济实力和政治领导地位正在下降，并说他们已看到了美国世纪的终结。他们认为美国的文明已经达到了顶峰，现在正面临着不可挽回的趋势。新否定论者认为美国的民族意志已经瓦解。卡特总统在戴维营会议后指出，美国正在遭受重病的困扰。他正确地指出了问题，但要说这个问题困扰了美国人民，则是不正确的。事实上，这种致命的细菌已经感染了美国的领导层，也传染了新否定论者。美国人民是不甘心做失败者

的，他们会成为强有力的、负有责任心的领导成员。问题是我们的领导没有提供这样一种机会。

要是莫斯科在美苏竞争中占了上风，其原因应归之于美国领导层的无能。在过去的四十年里，美国的上层领导在教育、金钱和权力方面已在世界上迷失了方向。今天世界上流行裁军与和平主义，这对西方世界的命运是灾难性的冲击。如果我们社会的决策者和那些对人们有影响力的人丧失了领导意志，那么美国的大多数人将面临极大的危险。

里根总统已经证明了领导班子应该怎样才是坚强有力的。他号召美国人民驱除70年代的怀疑主义和孤立主义，跨入一个在国内有机会、在国际上能领导的新时代。里根政府内外政策方面的功过是个值得讨论的问题，但没有人能够否定，里根总统那轻松、自信的风格已经恢复了美国什么都能成功的精神。

然而，左翼人士和右翼人士都存有疑问：在国内还有那么多问题亟待解决的情况下，美国为什么还要在世界舞台上扮演一个角色呢？许多人由于我们在越南战场的失败而重新思考；另一部分人又对发展中国家的贪官污吏和碌碌无为造成美国80亿美元的援助而感到失望，他们再也没有耐心在联合国里聆听那些国家的领袖对美国进行攻击。右翼批评家认为美国太好了，以至于被世界上那些肮脏的政治玷污了自己。左翼批评家则认为，美国还没有好到能为世界贡献一切的程度。

谈到美国在未来世界中的角色，我们需要运用一点历史透视法。在本世纪初，美国是否扮演世界角色是无关紧要的，其他与我们观点一致的国家也可以充当这一角色。但当我们走向下一世纪初时，就显得不现实了。美国要扮演世界主角是至关重要的。假如美国退回到新的孤立主义行列中去，那就不会再有一个和我们观点一致、也拥有资源和意志的国家来取代美国的角色，而一个敌视我们的观点和利益的大国苏联将取得主角的地位。我们会看到和平与自由将被迅速出卖，到21世纪初全球将进入一个野蛮

的新时期。假如我们退回去，我们最终会发现自己成了红海洋中的一个 小岛。我们将拥有和平，但却是逃避和失败的和平。

新孤立主义者要求美国从欧洲撤回来，他们希望竖起保护主义的壁垒，减少对自由斗士的支持，并从思想意识战线上后退，对此，我们必须坚决地加以否决。在与超级大国的对抗中，必须尽力使美国占据优势，这样才能使世界上的自由国家得到安全。自由是通过存在来扩大的，为了扩大自由，首先要保证自由的存在。

我们必须继续承担起世界领袖的责任，这不仅仅是为了其他国家，也是为了美国。只有当我们责成自己去成为为世界作贡献的一支积极力量，美国才能维持住以建国原则为准绳的信仰。只有当我们迫使自己投入到描绘人类文明的未来的伟大事业中去，我们才会忠实于我们自己。

到21世纪，人类会重新创造世界。在这个伟大的事业中，我们必须扮演主角。我们将通过技术革新的突破来创造一个新的物质世界。我们还将通过实现真正和平的战略去创造一个新的政治世界。同时，我们千万别放弃在人类的精神世界中表现自己。

21世纪的先进科学将改变物质世界。据估计，90%的科学知识是30年前发展起来的。随着世纪的转换，知识会倍增。在今后的岁月中，科学的先进速度会激增。我们正处在令人吃惊的知识爆炸的边缘，因此，不可能在世界上留下相同的痕迹。

到1999年以后，我们将看到整个新工业的发展和人类生活的革命。化学燃料箱使我们能够创造可奔驰千里以上而不用充电的电动车。超导体将改变电力的传递和生产过程。合成燃料工艺会创造出一种永久而大量的石油。我们要解决核聚变反应堆的种种难题，发明一种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无放射性尘埃的能源形式。我们的后代在21世纪回顾往事时会感到奇怪：什么是能源危机？

我们将看到医疗技术的伟大进步。在生物工艺学方面，我们

将发展可靠的人造器官用于移植。我们还要发明某种方式使损坏的脑子和神经组织得以恢复。我们还要设计出能活络关节的某种物质。我们要创造出那种能探视人体内部、诊断病情的机器。通过研究DNA（脱氧核糖核酸），我们将消灭各种疾病，甚至包括癌症和艾滋病。对我们的后代来讲，100岁的寿命已不再稀奇了。

我们最终要解决世界上的饥饿和贫困问题。我们会看到DNA的研究人员会培育出新的谷物品种使粮食大大增产，这些新品种能更有效地利用阳光，抵抗病菌和虫害，并使贫脊的土壤肥沃。到那时候，饥荒只能从历史书上才能看到。

我们将看到一场针对计算机的继续革命，完善声控文字信息处理机，加快计算机在一定时间内的数字程序速度。我们会发明人造智力——不仅能做复杂计算，并且富有创造力和思维功能的计算机。我们将看到自动控制机械技术取代传统的制造业。

这只是我们所期望的一小部分变化——幸许还会受到无法预料的阻碍。美国必须站在技术革命的前锋。只有这么做，我们才能增强在全球经济体系的竞争意识，我们工商业界领导必须开始考虑下一世纪的事情，而不能老被下季度的盈利数字所纠缠。我们的教育界人士则必须认真地地为每一层次的教育创建配套的一流学校。我们的政界领袖则必须抵制贸易保护主义者的冲击，关税壁垒只是为弱国和经济衰退国开辟的安全带。

我们还必须战胜60年代的反技术综合症，这在核能利用方面尤为重要。我们会看到先进的技术创造出内部安全的核电厂，在这方面，我们已经看到它发挥作用的未来。

我们还必须献身于宇宙探索事业。我们将根据实际需要来开发空间，如通讯卫星和空中实验室。我们必须更新自己的探索精神。通过探索宇宙，美国可从中获益。要探索宇宙不可能再有比现在更好的条件了。

20世纪时，人类已登上月球；到21世纪，人类还将在火星上行走，并到达太阳系上的其他行星。我们必须置身于惊心动魄的

探险和面对艰苦创业的挑战。在这些伟大的奋斗过程中，我们美国人必须陶冶自己的情操，为追求一个共同的目标而团结起来，共同骄傲地去实现我们当中个人所无法实现的一切。

当我们改变了物质世界，我们还必须努力去创造一个新的政治世界。20世纪，我们的技术进步胜过政治进步，我们不允许21世纪再发生这种情况。到21世纪，如果不仅为自己也为整个人类而扩大物质进步，我们就必须去寻求那些能与先进的科学和伟大的政治进步相适应的方法，以减少战争的机会并共同享受和平的安宁。

与新的、杰出的创造发明相比，政治任务不知要困难多少倍。我们期待出现政治和经济的巨大变化以平衡21世纪的实力。在本世纪向下一世纪的转变期，美国和苏联仍将是世界上主要的强国。按现在的增长速度，日本在国民生产总值方面将超过美国，并且政治和军事都一样强大。中国将成为经济和军事方面的超级大国。要是西欧的经济实力与政治团结相一致，它也将加入超级大国的行列。我们已不再具备经济和军事力量的优势去领导各国，取而代之的是，我们将以优越的政治远见去领导各国。

我们将面对两个关键问题：我们是否能避免核战争？没有战争我们能否避免失败？我们要努力寻求这样的方式，即能避免看到生产无限的进步用于生产无限的毁灭这样的科学能力。同时，我们还要保卫自己的制度和价值观念，这不仅是为我们自己，也是为我们的子孙后代。

最有保证的发展之一就是承认戈尔巴乔夫必须解决苏联内部的紧急难题的做法。戈尔巴乔夫承认苏联体制中心最重要部分已经失败。他明白他的军事力量优势——它是用惊人的费用堆出来的——用来反对他的主要对手必将招惹是非。他感到国内经济问题抑制了他竭力去影响世界的能力的发展。他懂得莫斯科对邻国实行坚定的扩张主义，将与前方难对付的敌手不期而遇。他意识到所面临的难题至少需要一代人才能解决。他需要和平时期的一